孝友
忠烈

兩浙名賢錄

四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

孝友

明

胡惟輔剛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姚封公伯華　劉謙

丁文彥美黃彥甫附　王公亮晁

謝原規矩　祝潛山崑父大昌附

李景叅叅　盛本源

樂枅弟梲附　葉琮

沈原懋壽康
秦汝清涇
姚文
青棲居士鄭子敬欽
馬叔良純
朱士貞助
彭水知縣盧祥卿子顯敬附
陳敬
陳錫玄圭
鄭伯規璧
朱煦
江浦教諭祝廷心金
夏道昌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從弟濂混淯附
顧孝子薇
高珣
光化知縣張伯樗壽祖
吳克素希汴
李仕開三子孝濂悌濂忠濂附
趙以行紳
繆薦
許廷璧瓏子元祥附
馬孝子扁
鮑孟彝倫
黃仲信鐸祖原照附
何永年良
丁允中徵
危文學貞昉
葉文榮
喻祿孫
徐恩
蔣孔志鵠
檀孝子郁
崔彥齡永
鄒昊
趙文學初吳伯昭牛通附

夏正寅寅 二子煥灼附
張處重 妻周氏附
楊上舍錞 孫梁附
廣州守沈公禮琮 弟珒附
桂恭
周應麟廷瑞
馬璪
季彥良養
杜孝子澐
孫經 弟緯附
朱仲穆子堯 弟子理附
孫仲文宗黻
章希盛蕁
潘沆 子栞附
方貫
趙司訓夔
王士忠葵
瀘州知州宗濟才祉
翁世宏浩
馮文學圻
虞靜之灌
虞仲賢紳
王琄
魏尚敬忠
陳德茂滋
李邦貢僶
何養仁訥
梁祚
孫都昌文原
孟春
何邦直兢
陳廷章璋 妻錢氏附
樊廸
欒子仁惠
何宗道倫
喻文學孜

太常寺少卿潘府　感恩知縣董道卿遵　從子輩附
董宗順淑　周豪
唐布衣熊　朱文學泰　妻吳氏附
劉晉　凌太守立
沈良十　陳受益謙　弟讓附
王教授錦　向文學叙
童景文暉　馮文學履祥
陳昺　子九德一德　孫懿典附　贈侍郎張汝誠愷　四子二孫附
陸尚質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吳叔良人驥　妻談氏附
順昌令孫天會朝宗　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王孝子伯化　迴川先生朱寅取陳範
尚寶司卿孫墀　龔汝霖曇
潘時循琢　何兆三
虞國賓舜卿　戴孝子華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錫命仲敬氏閱

孝友

明共一百四十人

胡剛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附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跣泅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

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也年十三頴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庶紳痛父遺骼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絶而復甦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儒友善嘗尊孝儒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寨義被抜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繫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

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學問、性至孝紳、痛念父歿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餘在獨行錄中、

姚封公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各逃匿山澤、不相顧、伯華父母、時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親匿閬原山中、各挾貲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藜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趍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忽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椎穴土飢寒無力又虞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墨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典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唐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痛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流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孰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劉謙

劉謙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謙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

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痛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盖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謙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丁文彥美 黃彥甫附

丁美字文彥、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遘誣被逮、美度兄懦、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迫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死尤加悼惜焉

王公亮晁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曲盡誠愛母卒廬墓三

年、邑令張立嘗雪夜往察之、藉苫單薄、晨僵卧其上、齒相擊有聲而鳴咽號哭不自禁、立大加歎賞、割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漼大書孝行之門旌之、仍復其家

謝原規矩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思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爲人後、員以博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赴京師、改四川、徙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調凉州、楷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嘗裹糧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藉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別籍免、矩曰、奈何使父與嫂姪獨困苦耶、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卒、矩哀毀幾絶、或勸火之、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戍所訐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祔先隴、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畀之、薦紳大夫、高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友

祝潛山崑　父大昌附

祝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沒、

柩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捄、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復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叫擲身赴捄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悶絕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說者謂崑之震雷與大昌之滅火同一冥感父子之至行上通于天矣洪武七年、舉孝廉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該部移文翰林院、修錄入史

李景叅叅

李叅、字景叅、括之麗水人也、博覽羣書、以能詩名、弱冠詣京師、應制賦鐘山曉霽詩稱旨、賜宴光祿寺、命需次錄用、而叅意殊不屑屑也乃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顧以老母易升斗乎遂以母老丐歸日修政於家事母如事嚴君屏著之間肅如也子弟化之三世無異燮云、

盛本源

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詿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

代兄在我猶不死也如兄死而無後則我遂無兄矣竟毅然就吏代其死聞者莫不歎異以爲難

樂枅 弟梲附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塩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塩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塩事皆枅也梲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里許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痛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說者曰枅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聞其風當何如

葉琮

葉琮麗水人也幼失怙恃事叔嬸如事父母叔亡嬸陳氏性偏常佯狂逐之琮盡讓田宅自居外舍每旦暮必歸定省如此者十餘年陳歿其子珣以前田宅讓還於兄自葬其母而和睦之風謠然

沈原懋壽康

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早歲爲州吏事親至孝親歿葬祭如禮廬於墓側蔬食布衣終其身晚習經學有解悟信道甚篤識度絕人南臺論薦官之不就洪武初知縣

王文表其鄉曰孝隱

夏道昌

夏道昌世居鄞之月湖以漁爲業道昌幼孤聽母教唯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餘以供薪米之費祈寒暑雨未嘗廢業母得痒疾日在申而大作非沸湯沃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沐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襁負而進母或不愜意嚙其背出血即長跪祈請得怒解復負之行一日道昌漁于新庄

之河、得巨鱗、里人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惟而問故、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遣之由是名益著

尚寶袁珙異焉、歲時伏臘必爲酒饌以燕勞躬爲執爵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粟帛有差道昌力辭典不受弗受

秦汝清涇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服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心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扶昇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疫廬墓終喪知府鄧登高嚴實上聞、未報而卒、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　從弟瀛混淆附

鄭淵、字仲涵、德璋之曾孫也、天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弗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瞶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痛遇忌日哭奠如初喪殁身不變從學宋太史濂以古文知名於時、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從弟瀛、字仲德、性寬默、喜怒不形、人稱長者、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諸婦寡必守節一家同居歷宋元至洪

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瀟謂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瀟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後復有以盜粮誣其家者太祖曰鄭氏義門焉作此事宥之後瀟以事坐死弟淯代就吏死於京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

姚文

姚文杭之前衛左所軍也早喪父事母盡孝身隸戎伍每晨出趍役必拜母而往暮還亦如之母卒擇葬地玉泉山下詰旦有數虎聚其地相跑成穴遂舉棺葬焉其孝感如此

顧孝子薇

顧薇海鹽人性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即憂形於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死哀慟頓絶良久乃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潜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大驚比隣失火將延及伏棺痛哭火回棺卒無恙又繼母盛不善視薇薇事之如李不少遺母卒化爲慈人稱爲顧

孝子

青槤居士鄭子敬欽

鄭欽字子敬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以和藥既沒痛悼終身母病凡三爇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義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嘉禮庄遇踈族有續食粟禦寒衾恤異姓周窮匱嘗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曰青槤居士

高珣

高珣山陰人農家子也性朴魯蚤孤而貧行傭以供母母卒葬刑塘下以母生時畏靜每夕往墓所措苫薄以卧四無壔壁地沮洳多虺蛇珣不以爲患歷三載不輟當沍寒時有物夜來暖珣足以爲常珣初意其猫也或以告人人密覘之始知其爲狐郡邑上其事於朝學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傳之

馬叔良純

馬純字叔良其先西域人也元末父景華避亂居於錢唐叔良弱冠景華沒每一號慟輒頓絕景華臨終時屬

叔良曰、我葬後、當十日一草墓省、叔良如期必往哭哀會稽張天民、狷介少許可、特爲賦馬孝子夢椿詩、一時士大夫多著述以彰其事、奉母復備至、飲食必躬調以進得一美物、或出外見一新果、必歸奉母承顏順色未嘗輕去左右或勸之仕、曰、吾忍一日離吾母乎、母疾、徬徨營救形爲枯瘁母沒、號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墓三年作哭母詩懷母賦以寫其哀、鄉人誦之咸稱爲馬孝子、與人交尚風義、其師沒無子爲營塚奉神主於家塾朔望必束帶拜謁春秋祭奠必以時致恪焉

光化知縣張伯樗壽祖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萑蒲二十年成癰勿潰、壽祖親吮之而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無倦色母後亡、毀瘠如不勝、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廿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以壽終、

朱士貞助

朱助、字士貞、婺之湯溪人也、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毀於火、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柏蒼枝、致

黃鳥卵育馴而不驚家有母犬老瘠病瘡其兒嗜食之聞者歎未魯有其兄士安謫戍廡陽歲具衣錢走戍所資給之每歲飢輒出粟貸貧而不收其息里中有貧舉富人錢而力不能償者輒代償之其他善行多類此

吳克素希汴

吳希汴字克素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懽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補之希汴憂形於色會有善接指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顧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鄉里驚異以爲孝感所致

彭水知縣盧祥卿子顯敬附

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也嘗隸金陵尺籍洪武初以勝國世職漕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 上矜

之、廉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於朝、授四川彭水縣知縣、九載考績、坐詿誤、謫戍雲南左衛、顯復哀訴乞代　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既歸、與伯兄雲卿相友愛、有古棠棣風、

鄭伯規璧

鄭璧、字伯規、仁和人、讀書好古、天性至孝、父沒方歛、隣不戒火、相剝於廬、璧披髮稽首、籲天號泣、以身捍棺、欲與俱焚、天爲反風息火、居喪三年、不內不暈、母崔沒、亦如之、父友姑蘇陸璘、元進士也、家貧無子、父嘗許以葬地、父沒、後璘亦亡、璧購地以葬、曰無使先人食言地下、鄭太史益、爲作鄭孝子傳、璧所著有完軒集、藏於家、

陳敬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卽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擊焉、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朱煦

朱煦者、僊居人、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

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遣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但取吾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季用不得死、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吾父以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憐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而煦以憂勞過當、死十四人者、哭臨猶已、子焉福州痛子之死也、疾益甚、未幾亦死

陳錫玄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父死、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

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江浦教諭祝廷心金
祝金字廷心、麗水人、資性純厚、幼不妄語、年十八、負笈師事金華宋景濂、四年學成始歸、洪武甲寅、父彥方同知安陸、與郡守郁斌、偕坐累、謫役鳳陽、金即脫縫掖衣短後衣、負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託以身後事、既沒、金爲經紀歸其喪、已而父亦遘厲、金日奉湯藥、夜則籲天洒泣請以身代、父瀕死者數四、氣纔屬纊、夜半忽大呼曰、吾兒安在、於是絶而復甦、已而父遇寬恤恩、得復原官、遂引年致仕、既歸而疾作、弗能起、金晝心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年、未幾父歿、擗踊不欲生、恐傷母心、扶杖啜粥、治喪寢苫三年、夜伏塊飲泣、比曉拭淚以事母、備極甘旨、時時強笑以求母懽、未幾母復歿、哀毀如其喪父、凡父母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慟哭不食者累日、弟仲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無難色郡邑兩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金以疾固辭、已而、郡邑屢造

其門、請分教麗水不獲已、乃就力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改江浦教諭乞致仕歸、金學問該洽、操履端方教學者必以持敬爲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請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温純雅正類其爲人、

李仕開　三子孝瀛悌瀹忠瀹附

李仕開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往質之、三子長孝瀛、次悌瀹、次忠瀹、少孝友根於天性依依親側弗忍斯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弟恒代兄行親瘵感額聚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親食後食親或旬日未食則水飲克腹而已終弗御七箸洪武初郡國例造戰艦、官以仕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既成、使者驗艦苦窳、坐法、送讞秋官、時孝瀛弱冠請代父囚、曰、父老我壯宜往、悌瀹甫十八已出爲從、伯後亦曰兄素多疾弗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其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其長者孝瀛至秋官、論輸作都門、涉氷雪負土石手足瘃瘃流

血艱險備嘗凡一閱歲會赦免歸居十年仕開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濂生十九年即荷械詣官曰盜米者囚罪在囚身幸釋老父官韙其氣貌許之送御史院有旨免死黥而戍竟沒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絕者數四永樂中屢舉孝濂明經俱以母老乞終養辭不起比母卒二子哀毀如喪父已亥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馗起孝濂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濂亦卒孝濂性行仁厚遇单窶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隣有卧疾晨往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傍而去冬雪見寒士衣不掩骭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銖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笋者急避之而復採笋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所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雄中林集藏於家悌濂勁峭不阿面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危文學貞昉

危貞昉臨海人以周易占郡庠有聲工詩而性剛直每讀書至古人忠孝事輒歛衽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此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州丞坐法謫

役浦江貞昉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難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卽日上道伏闕疏奏　上惻然聽以身代貞昉卽日解儒衣欣欣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尪弱不勝任負之苦越七月竟以役死

趙以行紳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卽擲身水中抱持之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爲出其屍尚以手持父臂不解事聞旌其門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也性勇戇而孝友天至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由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孰多雖飲刃何恨說者曰世之君子兄弟不能容往往以細故相訐如寇讐文榮不學武夫篤於孝義從容就死如此可以激千古之頹風矣

繆薦

繆薦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障父永宗至孫蘭計五世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賓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喻祿孫

喻祿孫嵊人也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傍晨夕哭奠冬夜虎忽入廬祿孫號泣呼母虎弭耳去若有爲之驅者西溪張胄爲之傳

許廷璧龍子元祥附

許廷璧字廷璧鄞人也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戀無頃刻舍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告母母三十里抵家親烹餌以進因復歷歷舉城市中事告母伺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於道龍就廟俯伏至城市有時熟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一燈走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趨長極奉養問母欲必極力供具乞罪巳而神火復送之抵家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直易易耳故其母常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居恒言動不

荷室中有婢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搆、積不能解、瓏一言即跪謝散去至今茅山之陽、稱淳孝篤行者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徐恩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蓁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棓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擊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與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弃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弃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卻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

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馬孝子扁

馬扁者城西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問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竭力致之無以供鮮新常夜漁以饌母得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蔣孔志鵠

蔣鵠字孔志青田人幼而喪母哭泣如成人年十六侍父宦游京師父卒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數有虎咆哮馴遶若爲之衛者墓木產白鳩鵠每哭鳩即應聲悲鳴哭止而鳩鳴亦止喪終飛去閭閻聞者以爲奇著有喪親記菊菴稿若干卷藏於家

鮑孟彝倫

鮑倫字孟彝鄞人甫七歲父鱟游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服賈養母務盡其慊朔望焚香籲天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

不幸死矣、盡徃歸其棺、倫大號急做蒙走漢陽如老人指、踪跡之、良是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卽白繫獄數年、縣上府、府上之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骸、事親接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其事乃決、倫卽買棺斂以已附體之衣訴乞歸葬監司許之、其空穴曰孝子塚倫歸、家人惑陰陽家言弗聽扶柩入堂、倫不爲尼卒停棺正寢苫堀哀毀朝夕臨哭如初喪不踰旬、妻妾子女死者七人無有子遺倫心靡悔卜兆葬焉越數年復生子女各一人倫性慈好施歲飢里嫗市布、爲僞銀所紿、號泣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江中俄穫有弗給者、反助之俟明秋來償不取其息甬東路衝漁塩、卽大旱、斥鹵亦汚人衣履、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已而所甃之石、隱隱有巒障松竹若圖畫然觀者如市咸謂倫仁孝所徵云

檀孝子郁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嫡不二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愧容言動兢兢恒以辱親爲懼母疾郁晝夜扶持湯藥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不起、哀毀踰禮卜

葬某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天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惟天憫之越四夕忽夢一衣冠偉人語之曰穴在湧泉可丈餘耳毋苦也驚覺徧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一醫士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既葬廬於墓側晝夜哀哭如初喪初山無泉每食必汲於山下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以炊免下汲喪終而泉隨竭人始驚歎曰天定其穴地錫以泉此孝之爲天經爲地義也

人不敢名俱稱之爲檀孝子孝子嘗作家訓七十篇其論子職者二十有五其餘皆修身正家事也若孝子者可謂以身教非徒以言者矣身教者從故傳之至今

黃仲信鐸 祖原照附

黃鐸字仲信遂昌人魯祖道俊丞襄陽以詿誤下大理獄祖原照擊登聞鼓樞死鼓下鐸痛祖之以孝死也乃建望雲巷肖像於中終身哭泣不輟嘗自題像贊有學聖賢學學不能成道聖賢道道不能行儒衣儒冠容負虛名惟孝惟友無辱無榮之語故以孝友名其堂至今

人稱孝友黃家

崔彦齡永

崔永字彦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事里人桑慎慎仕于朝爲翰林編修遷御史洪武間以事謫戍海南韓氏與偕往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慎没永求歸母所司以配屬不許永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使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何永年良

何良字永年富陽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進父病露禱於天乞以身代父嗜鱸魚臨終思之歿後每祭必市鱸魚居後水中忽有鱸生取之供祭以爲常又憂母思鹿肉號哭入山覓之忽有一鹿馴伏就縛載歸以祭人皆歎其孝感

鄒昊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夫祖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昊朝夕泣禱於天嗽水舐之俄而母兩目中各

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丁允中徵

丁徵字允中、新昌人、天性篤實、少習舉子業、稍長弃去、力行孝弟、衣冠言動、必以禮、諸大家爭聘爲弟子師、辟曰、親在不敢遠離、乃就近舍授學、每旦必具衣冠揖父母而後去、得一珍味必携歸奉親、晨昏定省、夜必兩起至寢室外潛候動靜、雖甚寒不廢、途遇諸族父負擔必拱而立、恂恂應對、惟謹、蚤歲妻亡、不再娶、見內人必擁面遮之、宗戚憐其貧、或賙給之、謝不受、邑令欲賓致之、屢辭不可、後乃徒步走百里至城、老幼聚觀、若神物然、所著有四書講義、詩易註解、從吾心說、

趙文學初　吳伯昭牛通附

趙初括之麗水人也、少游邑庠、家貧力學事父母以孝聞、宣德間、父以疾卒、初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苦無葬地、友人吳伯昭割地與之、躬負土成穴、遂成疾、日長號大呼、曰天乎使吾親入土雖死無憾、奈何未襄事而遘疾耶、雖病猶匍匐奄踵間無何竟不起、其友牛通憐初之死於孝也、并其親葬焉

夏正寅寅 二子煥灼附

夏寅字正寅山陰人性至孝父歿而葬恨家貧不能豐
馬鬣言輒淚下一夕洪水湧土積壕上高七尺窿然若
堂寅學無所不窺雅好吟詠咸評其詩云淡如陶令霜
中菊清似王維雪後蕉一時名士皆宗之二子煥灼煥
字堯章灼字孔章並以孝友能詩世其家人以擬元方
季方云

張處重 妻周氏附

張處重景寧人也天性篤孝父伯澄以註誤被逮檄至
度不能免欲自經四子皆徇徨無措處重時年甫二十
獨毅然曰事雖難脫寧可坐視父刑囑其妻周氏曰我
往必死汝當善事吾親撫幼子也言訖就逮竟死於獄
周氏刻苦自樹終全晚節人稱其夫婦孝節兩全

楊上舍錞 孫梁附

西安楊錞添之曾孫也兒戲即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
曲盡誠孝在胄監時忽心悸遍歸而父昊果疾越十日
死後以母老不赴選侍病三年非迎醫未嘗頃刻去左
右及卒以哀毀不勝喪而沒孫梁登進士以政事稱

廣州守沈公禮琮 弟珪附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與弟珪同舉進士琮少頴悟兄弟齊名而珪稱奇童舉鄉試第一琮家居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儀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娶葷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珪既卒倒不得旌御旌琮門琮表願以旌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官終廣州守珪終監察御史以風力稱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桂恭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臥疾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洎長有室孝事益恭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款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操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得意方敢起溷厠湢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己丑恭得疾類其父忽有老人款門授以丸藥遂辟去酧以金卻之出門不知所往已而服所授藥病遂起人以

爲純孝之報、

周應麟廷瑞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廷瑞侍湯藥晝夜不就寢、正統間流賊鄧茂七亂於閩、朝廷發兵討之、其父隸尺籍、當往、廷瑞悲號請代、有司憐而更之、欣然荷戈無悔色、已而力學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絕、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絕意仕進、母歿廬於墓、有白兎之祥、年七十一卒、

馮璪

馮璪慈谿人、父景祚年老失明、病卧床蓐者十五年、璪事之始終惟謹、家雖素貧、每食必備甘旨、惟所欲進之、里人王公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璪、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璪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餉其父、然後饌璪、璪始食、父有老婢卧病、爲奉湯藥如事父、或訝之、曰、是嘗視吾父病如身病、竭力扶持、不憚艱苦、吾安得不視彼病如父病哉、忘之是忘吾父矣、聞者嗟歎、當路者重其行、欲疏以聞、璪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季彥良養

季養字彦良、瑞安人性篤孝親歿結廬墓側手植松柏終身不飲酒每忌日輒不食以先世月泉遺文散逸購得之奔走燕冀閩洛間求以表章與人言輒流涕人哀其志、

杜孝子潀

杜潀上虞人也始生而父即遠遊又不歸潀年七歲即知痛父旦夕念之不去口及總角受室纔一月即涕泣告母曰父久不歸兒何以爲子誓將尋之雖千萬里必得父而後返第兒以幼不識父計今父亦老矣又將以耄不識兒縱使交臂或恐失之計必如何而後可母乃審父形貌模爲圖以授潀潀遂負圖於背單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見一人貿貿然而來聞其聲似鄉語也潀心動披圖按之良肖急前持父臂一一訊其鄉里妻子又良是於是父子相抱大哭已而大喜未幾父死復大勁扶櫬以歸依新昌梁州同渡鄱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潀長號籲天曰潀萬里尋親僅以櫬歸顧忍葬之魚腹乎天何不念潀至此風浪應聲而息乃克歸葬人稱之曰真孝子

孫經弟緯附

孫經濠昌農家子也父早歿與其弟緯奉母以孝聞於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常時忽思食一物即得無恙稍緩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侯其需而即納焉嘗思大蝦作羹值二子農事方亟即輟工週行河港凡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驚惶無措方少頃於門見水際忽動兢解衣入水求之却得數尾既巨且鮮喜不自勝急調羹進母而病已頼二子之孝存活數年

朱仲穆子堯　弟子理附

朱子堯字仲穆世居遂昌之獨山讀書好古以義槩自持鄉人有聞者就子堯質其是非一言而解其弟子理少有孝行長敦詩書事子堯如事父正統間宣平寇入境慕其德義以劍書其門曰積善之家相戒不得犯一鄉賴以獲全

孫仲文宗敝

孫宗敝字仲文錢唐人幼有至性六歲喪父即知哀慕母楊鞠之宗敝瞻依寡母相倚爲命寒暑朝夕未嘗暫

離及長益竭誠奉母每旦必具衣冠問起居及請所欲食既得請即治具以進雖資給不克而甘脆必致豐腆母或不應則皇皇如有所失長跪請故深自引慝必得命而後起時物未經供親不以入口母或感微疾衣不弛帶以侍湯藥奔走禱祠無所不至及母以大耋終哀毀晝夜不輟居喪三年廬於墓側既免喪猶日操一舟携一飯一蔬至墓所展哭屬墓之左右有以墓地來售者宗嚴慨然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親無葬地可乎厚加稱貸而謝之地得不售人謂孫孝子於是乎能錫類矣及年逾八十病既革猶扶掖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亦以示終身不敢忘母氏云

章希盛蕁

章蕁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即悲啼不食既長事繼母如事所生父感風疾痛痒異常蕁爬搔撫摩終夜弗寢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蕁真孝子也願其子孫克似之既而居父喪哀毀具至督學鄭瓊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

潘沆 子栞附

潘流景寧人也、謙厚業儒、凡詩文過目輒成誦事母甚孝冬必以身温被母卒家寒跣足營葬結巢於樹而守之子栞字舜絃博學能古文辭登天順進士第歷官典化府知府未老引年作招鶴詞以寓意卒年九十離莆陽四十年故治民猶時時移書問安否聞其卒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嗟哀挽以悼之所著有竹軒集咏史和唐詩行於世

方貫

方貫淳安人也家貧採薪以養父母父歿負土爲墳廬於墓側三年母歿亦然時多虎患虎至貫所每辟與相遇亦不爲暴人皆異焉終喪後繪二親像凡事必告飲食必薦如親在時終身不娶以死時人憐之

趙司訓夔

趙夔字舜臣世家江山之文溪里童孺事親即知承顔順志凡飲食必後父母父母怒則負罪俯伏必豫親而後已弱冠補邑庠弟子時奉學規終歲必官齋肄業念違定省輒垂涕泣嘗乞假歸侍父母强之就途中道而返者數四比至庠念泣如初當時稱爲趙孝子以歲貢

司訓高郵未幾母死哀毀骨立服除補興化平海衛學德教如高郵致政家居足跡不入城市結詩社課子孫著龜懿德遠邇儀刑有不平者咸就質焉嘗味武侯寧靜致遠之言遂以寧靜名齋弟子稱爲靜遠先生

王士悳葵

王葵字士悳杭州右衛人少業儒不就乃博觀羣籍肆爲古詩歌又能推其大旨以自力於孝弟旦夕羞養必躬行出必告所如歸必詣膝下肅揖親常怡色即喜否即懼戒家人無敢出聲伯兄歲行餼京師葵請往父母曰吾固適爾爾代兄勞孰與遺親安也葵卒留治家稟不容一私錢母憐之與五金營兒女費葵受不辭暨父母亡伯兄求析居業已均產葵顧妻取篋中七十五金來仍兩均之兄愕問安所得金曰是某年月日阿母與吾五金爲兒女費者也吾息之幾年得此義當與兄共其出納具有時日不爽云

盧州知州宗濟才祉

宗祉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每日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洗滌復舍漱

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未幾母卒葬日陰雨幾不克襄事祉號泣呼天天忽開霽禮成復陰雨如初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翁世宏浩

翁浩字世宏錢唐人自弱冠至耄齒未嘗有僞言過行事父母至孝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不以有急廢其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於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家居感疾兩日愈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復少寐復夢見如初嘗與伯兄從子析產時有故往吳郡是時徵子廣平太守相甫十歲還書誡之曰吾誡耻是爾無取均焉廣平奉教祇取一二粗敝衣與宗姻處抵老無纖芥嫌人俱稱其長者

馮文學圻

馮圻字叔京少爲邑庠生性至孝父病瘵晝夜扶掖湯藥必親嘗及卒廬墓泣血骨立有芝產於墓側因名其山曰芝山告歸養終母喪如其父所著有芝山稿

虞靜之灌

虞灌字靜之鄞人匍匐時即依依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捨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蘓蘓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撫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從兄讓之籍富民亡歸有司逮捕甚急父憐其衰且老命灌代之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既而父遘痢醫禱備至每夜稽顙北辰求代賴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慟絕復甦三日水漿不入口嘗念其父好老氏家言日誦道德經一遍畢乃哭淚下寢塼塼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及母病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鴝鵒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鳴喪終而去

虞仲賢紳

虞紳字仲賢義烏人性醇厚好讀書與邑人王汶相友善以古道自持不追時好居父母喪哀毀致疾遇忌辰竟日悲號事伯兄如事父稟命惟謹逾十年兄喪紳效鄭義門家規歛族同居內外無間言居家以正倫理重

祭祀訓子孫爲事晚年尤嗜學手不釋卷發爲詩章多有關於世教平生至積梳髮二十餘斤遺命殉葬其敝慎類如此

王瑁

王瑁桐廬人幼而失父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負土營葬廬墓三年慈鴉數百集於塚木瑁朝夕哭鴉亦哀鳴與相應喪畢瑁歸鴉亦散去木枝遂折人以爲孝感所致

魏尚敬忠

魏忠字尚敬處州衛人也自幼岐嶷豪邁過人十五歲補郡庠苦心竭力研究經史年二十領鄉薦第二事親以孝聞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先嘗以進及終葬祭盡禮發明忠孝二經字說又制喪禮一書爲士林翹楚剛正之節至今猶在人口

陳德茂滋

陳滋字德茂義烏人天資強記言動不妄尤篤於孝友居親之喪執禮過謹幾成毀滅事繼母如事所生由太學久當選人勸之行歎曰吾惟不忍遠親以至今日今

吾母老矣、復何忍更離哉築小圃優游其中事親之暇、
日以孝弟訓其子孫、鄉紳稱之曰古君子

李鄉貢僩

縉雲李僩侍郎棠之子也事父母承顏怡志竭盡其誠
以父撫廣西、侍母左右頃刻不忍離及應貢、母固遣赴
部、冢宰王鼐欲授京職以母老辭曰願歸養不願仕也、
乃與金華教授、又辭、鼐曰有此父乃有此子既居喪、蔬
食三年、足跡不履私閫、叔父嗟劇病僩就其室飲食之
以便省視者三年繼祖母楊氏、又患痰、每疾作、喉中格
不能通、僩常以口親吸之無難色、時稱為孝子順孫
云、

何養仁訥

何訥字養仁、富陽之方郭人也、事父母盡孝、依依膝下
如嬰兒、或他出雖雨雪必歸、不忍一宿於外、父歿、負土
營葬、結廬墓傍以居、終制之日、羣鴉飛繞墓所徊翔竟
日乃去

梁祚

梁祚景寧人、世居溪濆母終未葬、洪水暴至、衆挈資具

以避、祚獨念母櫬未舉、號泣徒跣、躬往攀而扶之、漸水深足不能跬、顛躓幾沉溺者數四、祚乃盡力以必濟爲期、既而水勢盤旋若有人推而助之者、漸入堂奧、得依棲棟爲固、乃號於人曰、吾在此、母櫬可以無慮矣、既而檢其家具所漂沒、視他家獨少、潘棻爲作孝感記、

孫都昌文原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沒、時授經於語溪、不限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嵩病痢、文原嘗其糞、卽知不可生、籲天求代、刲股肉以進、疾遂愈、文原頌鄉薦、官都昌、輒號哭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德懿行、人多稱之、

孟春

孟春、錢唐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母、每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隣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春聞馳歸、而母老方酣卧不覺、春不顧烟燄、入負母、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猶抱母不脫也、見者無不爲之隕涕、

何邦直兢

何兢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歸、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山令、性鷙悍、無所顧忌、舜賓嘗有小忤、魯詬之、詭言舜賓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囑解者屏其食飲侵辱之至餘于、夜掩殺於昌國寺、又欲捕兢、兢逃匿蕪州父友王叅政舅家、痛憤激切、終夜不寐、嚙臂以誓復仇、久之、魯遷山西僉事、兢乃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扼之於途、磔辱萬狀、剖其雙目、復送憲司、累奏於朝、兩遣官鞫訊、坐魯死、以兢復讐之孝、止擬徒、朝議以唐梁悅例、編戍福寧、正德改元、赦還、閩志紀其孝、曰復讐編戍云、

陳廷章璋　妻錢氏附

陳璋字廷章、仁和人、早遊郡庠、以貢入太學、天性純孝、不以貧故偷其膳、父貴年老癱卧、便液數下、璋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僕寐以須、父欲興、即扶掖頸不授枕者十餘年、妻錢氏成夫之孝篤誠事姑、姑患疽、滌口吮之而愈、已復患腸結、危在瞬息、錢氏親以指導之、竟得瘳、未幾、父母相繼殁、夫婦竭力營殯、絞衾棺槨、哭

泣擗踊俱如禮當時稱璋之孝者以爲能刑其妻

樊廸

樊廸縉雲人也性至孝事父母承順温清悉與禮合雖薄味必親饌以進母年九十而終苫塊三年柴毀骨立事父益謹同寢處垂三十年父時百有三歲每延賓客親扶杖履皤然侍側怡如也未幾父歿哀毀如喪母天性之孝老而彌篤人以比之老萊

樂子仁惠

樂惠字子仁西安人師事王文成潛心理學事父母曲盡孝道母嘗患瘋疾手足拘攣者十三年惠温衾扇枕飲食撫摩必躬必親始終不怠及父母相繼卒與妻吳氏負土襄事廬墓三載朝夕哭奠哀絰頃刻不去身一夜風雨虎入其廬馴擾若畜犬然服闋南胄移書請爲六堂學長辭不赴時龍游水北梗化郡邑申之監司請惠往布行鄉約梗化者革心自是深居寡出而四方學者雲集無慮數百人以壽卒於家

何宗道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

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肯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如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邑守令重其行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幼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徒步千里受業其門、及有得、則徧游江湖、求友於四方、以證所學、抱璞掩瑜、日臻於道、臨歿之日、不二不亂、孝子無子、一女婿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鎧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猶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卅者類也、奚毆爲、又一日盜入其室、竊囂物而出、孝子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乎觸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金、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與

喻文學孜

喻孜、字景修、山陰人、補邑庠生、嘉靖初、其父華、以里役、解流徒徐鐸、赴口外、防範過嚴、鐸銜之、投毒於羹華一夕暴死、都下、孜聞訃號慟、往扶櫬歸、殯誓必報讐、時讐已脫走、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安城楊參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者、往來偵伺、迄無所獲、乃卜諸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渙爲不祥、獨未知一喚、即在目前乎、孜驚寤、詰旦詣郡乞助郡守南大吉壯之、益以機兵、夜半至安城、驟入楊氏、呼徐鐸、鐸應聲就繫、卒置極典、孜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鄉里學校間、共稱爲復讐喻孝子

太常寺少卿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身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少卿、改太常寺卿、致仕、嘉靖五年、以微疾卒、府性至孝、居喪倚廬、終身孺慕、嘗上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典治要諸疏、言言誠懇、有致君堯舜之意、移孝作忠、府實有焉、居家有篤行、愛人以德、

鄉里少年有不善、其父兄必提耳誨之曰爾不畏潘太常知邪其爲鄉評孚重又如此、既卒、巡按御史潘倣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營葬以風縉紳之爲子者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從子輩附

董遵、字道卿、受學章文懿公、篤志力行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司訓、正身率物、士多向風、轉溧陽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捡檄歸養家居不敝風雨、擔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從子輩篤學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邑令跡其事於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思南故夷服地、輩以禮義訓化之、氷蘗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薦稱焉、

董宗順淑

董淑、字宗順、鄞人也、父舉人鏜、早世、淑以遺腹生、稍有知見、母感泣、輒共其泣、黯黯繫母膝無須臾離、稍長、就

外傅、歸輒復繫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母寢撫衾褥安暖始卽睡、母疾、不解衣帶飦粥湯藥不以他屬事兄如父、未嘗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視飦粥湯藥一如母、長姊卒、鄙其養子如親甥、居恒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恨、隣有相侮者、每以德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履滿其戶、皆屏息踡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至今人猶能道其事、

周豪

周豪、縉雲人、家貧、父久病、醫藥勿效、豪禱天斷葷飲三年、每夕焚香拜斗祈代、忽一夜、夢中若有告曰、後園有肉、可療父病、起索、果得一鳥、爲羹而進、父疾頓差、發而爲疥、豪日夜抑搔之、不離左右、妻屢以治生爲言、生怒出之、父疾復作、斷葷祈禱如初、疾又愈、後數年、父卒、無骨立、越朞而死、鄉人憐而葬之、過其墓者無不爲之墮淚、

唐布衣熊

唐熊蘭谿布衣士也性澹泊恭修孝友母鄭夫人年老喪明起居必敬扶持之不離左右伯兄漁石公以刑部尚書乞養歸熊恭謹承意代勞母夫人殊安之視祿養之不如色養也家貧幾不自給而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宗終其身不殖家產蓋無於陵之避而有仲子之風者矣

朱文學泰　妻吳氏附

朱泰會稽邑庠生也甘貧力學母病瘵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侍左右親扶掖之夫婦日飯粗糲布褐常不完而母之服饌極鮮腴母性頗暴吳常跪受箠撻已輒起進飲食婉婉如初泰死無嗣或勸吳他適輒號踊欲絕曰我之不遽死以從夫地下者以姑在也設有貳心姑將何依何以見夫於九泉乎卒奉姑至歿辛苦備至不以嫠故薄姑之飲紋衾棺槨祭葬無不如禮陶文僖大臨重其孝節為白於官捐已俸建祠祀之已而詔旌其門

劉晉

劉晉昌國人也嘉靖間倭寇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

人各挈妻子走惟晉弃妻子不顧獨負其祖而逃賊將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急去晉抱祖痛哭曰寧忍捨祖以倖生乎卒不忍去遂俱被殺

凌太守立

凌立錢唐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登嘉靖三十二年陳瑾榜進士官比部明允有聲遷建武太守多惠政爲僚黨所忌罷歸爲人爽朗明辨語多幹略奉節母色養備至老而彌篤母歿一痛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立無媿云

沈良十

沈良十鄞人也嘉靖乙卯四月倭賊至鳴鶴鎮男女遊避巷無留人良十時年已七十矣而母年九十餘足弱不能起良十急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拜跪請死願代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食飲而賊又至或舉刃欲砍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陳受益謙 弟讓附

陳謙字受益、海鹽人、天性孝友、父瓊視甥沈秋官疾、殁於京邸、謙稱貸重趼、走數千里、扶柩歸葬、哀毀逾制、寡母在堂、遭家旁落、衣食每不繼、謙與弟讓藉毛錐協力勉承意志、母欣然忘其貧、讓有心計、善料理、謙委以家政、悉心經紀、不數年而置田及頃、構屋二所、兄弟食則同案、卧則同榻、共爨五十七載、怡怡無間言、謙號雁洲、讓號雁渚、因扁其所居之堂曰雙雁、士大夫咸稱慕而詠歌之、讓無子、初子內甥情、謙曰、吾人滅鄙、春秋所譏、猶子、子也、盍子吾子、命季子策、與情同嗣、讓仍斥妻奩置產分給之、族黨以為宜、謙少為諸生、薄舉子業、弃勿事、而讓以家貧、推擇為吏、性堅正修潔、每執法與邑長爭、長怒將笞之、謙撫而泣曰、奈何虧體以辱親、止弗服、遂閉門讀書、兄弟自相師友、與至則塤篪更和、以自適海上諸名士、詩筒往來無虛日、皆稱之曰陳家二難

王教授錦

王錦錢唐人、性至孝、奉養必竭甘旨、二親寢疾、湯藥必親嘗、及卒、哀毀骨立幾不勝、嘗習業山寺中、一日家僮、曝無身石首魚數十枚、時翁廣平與共學、怪而問之曰、

供大人朝夕之餘耳廣平稱爲純孝以鄉貢仕終肅府教授、

向文學叙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憲人府庠、文藻驟發而捴履端謹、人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縣、叙掖母而逃、遇寇東溪、益噐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叙急起抱母頸疾呼曰、寧殺我、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叙而去、

童景文暉

童暉字景文海塩人痛母早歿事父孝養備至爲諸生時往嘉禾赴考途遇鮮鯉買之冒雨跣足走回烹以奉父、方赴考父或怒伏地受杖怒解命之起始起年七十猶戀戀如嬰兒然或問曰公純孝天有報乎曰吾自盡心耳何望於天嘗乏炊鋤地得瓦饒中有錢千餘盡以奉父膳殆天賜也、

馮文學履祥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歲、即穎悟好讀書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丙辰倭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

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將臨蓐夜夢一赤面神語之曰爾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去一方稍寧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陳昺 子九德一德孫懿典附

陳昺秀水人也事母盡孝母遘危疾晨夕奉藥裹侍牀蓐間母忽思食鯉時昏夜入市不可得乃秉炬循溪行俄聞水躍聲解衣沒水得巨鱗爲羹奉母疾隨愈迨居喪廬墓三年以誕辰祀母有一雁從天而下舒頸鼓翼馴擾庭中祀畢始去里人繪二異圖詠歌之事具姚公綬傳中後子孫多馴行孝謹九德甲子順天中式令潛江一德生子懿典官翰林院編修一德以子貴稱封公

贈吏部侍郎張汝誠愖 子時敏時孜時政時敬孫邦奇曾孫子瑫附

張愖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刻苦於學雖一飲一食且誦且吟終不釋卷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爲文即諸

名家莫能相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愖泫然曰吾母煢煢嫠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可拾得忍爲絕裾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甘旨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書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子四時敏以子貴封吏部侍郎時孜舉進士仕終萍鄉令時政時敬皆隱德弗仕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仕終南京兵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瑫官刑部郎中愖以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陸尚質

陸尚質世家山陰海濱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於鄉塾隆慶己巳秋八月七日東書渡海口風濤拍天舟東瀉將入洋質從隄上號慟躍身濤中擬拉其舟時觀者傾落謂父子且並魚矣俄而舟或逆濤上若有縡者一中遂濟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求其屍不得且謂質死水與曹娥無異而其父得生事尤奇乃名其渡處曰陸郎渡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曉之子也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品鑒精核無不服其公明屬有侵其職守者遂抗疏解官歸蟬蛻軒冕高視一世即當路力挽留之不顧也圻爲人純孝天植父母病憂形色詞嘗藥祗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之喪泣血三年席苫枕塊食淡茹素不入燕室三年一日也每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圻力辭謝曰奈何以父死爲名高哉力行古道至人以比禹之則恐懼思逃焉謙恭篤厚生爲貴家子父祖皆至六卿身又弱冠掄魁京國其所被服僅如寒士遇閭里親故至貧賤者輒卑身敬事之以是賢聲溢於衆聞郡中輿臺里媼亦知其爲君子也方承天每稱之曰江子望之居喪有古人所罕聞今人所未見者人以爲信然門人私謚圻爲端孝先生子鐸別有傳

吳叔良人驥妻談氏附

吳人驥字叔良歸安人太平庶守一儒之季子弱冠廩於學官稱一時之雋方太平未上時里中有盜魁太平

發其奸於當路、置之法、及太平卒官、歸橐如洗、盜魁之子、欲得當以報父讐且妄意堂中之藏、乃聚黨排戶入、執母錢恭人而劫之、驥聞母被執升屋而號、盜懼救至、連發二矢中驥股及顱墜於地、驥力嚙矢鏃去、匍匐走母所、以身捍刃、急令家人盡樓橐中裝以啗之、得首飾數事而已、盜大失望、徐登屋去、復發一勁矢中驥脊越三日以創甚死、將死、呼妻談氏囑之曰、善事吾母、又指談腹曰、是遺者若男也、并二孤善教之、遂瞑、談哭殮驥甫四月而遺孤念祖生、念祖稍長、索父而啼、稍語之故、則大啼、談呵曰、阿母在、奈何傷老者心、則母子相向吞聲泣、念祖益發憤、與伯兄相繼以文學起、而念祖尤有聲、稱海內方聞之士、談壽七十餘去驥死幾五十年、永霜之操、老而彌厲、三老上其事、與旌例合、當事者允行之矣、忽爲健者所壓、削其牘、念祖奔走哀祈之、不聽、遂哭於庭、晝夜不絕聲、當事重其孝、列上得請、旌其門曰、孝節、論者曰、不有叔良之死、孰使濵死之母得生、不有念祖之生、孰使既死之父不死、叔良之孝、死孝也、念祖之孝、生孝也、一死一生、各行其是、而念祖之孝至矣、君

子以爲知言

何士明倫

何倫字士明、錢唐豐寧里人。天性孝友、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餻炙、不食而藏至夕更薦父母。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輒撫几而歎。父病不解衣侍湯藥者五閱月。及卒、哭踊不欲生、凡附於棺者、必竭盡其力、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及葬、須土成墳、與傭伍雜作、晨夕攀柏面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晨往暮歸、蹙蹙道路間、嘗衝雪而僵。遇所知披之返、又嘗警於虎、不爲動。歲大侵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米菽而飯。三時上食列簋如故。母不知其爲儉歲、盖甘倫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裘乃終、而倫亦白首矣。猶孺泣如喪父不少衰。伯兄死、無嗣、俾其子兼稱世父事丘嫂如事母。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貧死者。家故有甘井、闢汲道以與鄉里共義聲與孝譽人人無間言。倫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爲聲詩、直寫性靈不顓工藻繢。嘗懷思其親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爲之悽惻。邑人有訐其令去官者、倫歎曰、是不可長

也、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爲正俗八議、上於監司郡邑衆躗其議而莫能行、論者惜之、倫老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并雜詩文若干卷總名之曰、何孝子集、督學蘇濬序而刻之、其略曰、蓋不佞觀風吳越之間、而得何子倫者、越之獨行隱君子也、當其埋首蓬蒿之間、結茅窀穸之側、蓼莪悲號、皓首孺慕、斯已奇矣、乃其所條說大旨、以孝義媚睦爲先、期以尺寸其身無玷缺、而諸所裁定、又能因時爲吐茹、高不駭下里、通不倍先民、殆非詹詹然迂言無當也、令得如漢故事、以孝弟賢良、比於甲乙、當無怍容、而乃黃髮編萌間、徒以君陳之政、修之門內、不得踰州郡以見所長、可勝惜哉、然其爲布衣高行有聲、不悉以老、且往者至上厘天子之重臣、爲之別其井里、世世稱曰善人斯亦足以風矣

順昌令孫天會朝宗

孫朝宗字天會、嘉善人、性篤孝事父百歲翁嵐、暨母鍾、曲盡其誠、飲食卧起、必躬與侑、而以其餘、博綜羣籍、蔚起爲時聞人、隆慶丁卯、領鄉薦、每上公車、輒戀戀膝下不能去、已而母歿、因泣而廢書、欲絕意仕進、百歲翁彊

之曰、非仕無以行德也、始謁選、得順昌令、嚴毅平恕、邑有沈獄不白者、下車即爲平反、歲適大侵、悉心以賑、公廩不足、捐俸佐之、境內竹、忽結實如米、取以雜糜飢者更不瘠而腴人以爲循吏之感、朝宗居恒、恨祿不逮母百歲翁時春秋高且去家二千里而遙、卒有不諱、何以爲子、亟告歸、歸而事翁、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及百歲翁謝世、朝宗擗踊不欲生、三年不內宿、不外飲、喪葬必文、盡言及必嗚咽流漾、竟以不勝喪卒、朝宗少游甘泉龍溪兩先生門學有源本、伯兄以病瘵死、哭之慟、啓其衾與同卧曰、吾今而後恨不復與兄共此被也、其孝友篤摯如此、自奉簡素、食無兼味、衣取澣濯、冬日嘗以敗絮自擁、性尤不喜干謁、然聞人有寃者、必侃然白之而後已、公廳以此嚴重之、卒年七十有五、

南京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鄭履準字叔平、端簡公曉之仲子、生而神駿、稱汗血駒、爲諸生、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敭歷、必携之自隨端簡既以蹇諤忤分宜、失上旨、禍且叵測、準外虞玉碎而內又不欲死全苦心調劑以承端簡之志、荷上

明聖、以執法賜罷歸途舟覆孟河、端簡方浮沉洪波中、準叩心長號、擲身於水、泅而出之、雖幸無恙、而病瘧下殊甚、準多方調治、衣結者月餘、端簡愀然歎曰、趙涓死孝、吾兒生孝、可謂不媿古人、未幾疾作、竟不起、準一痛幾絶、含斂如禮、已念端簡之功未白、乃衝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　穆皇帝爲之惻然、乃遣官祭葬、進階錫誥、并錄平倭功、廕一子入監讀書、準性篤孝、自端簡沒、恩傷母顧宜人、朝夕膝下、戀戀如嬰兒、顧宜人知其意、不忍去母以事君也、雪溝勉之曰、兒以父廕得官、是不死死父也、而又可藉手以報生君、奈何不務其大者、準敬應曰、諾、遂謁選得都察院照磨、未匝月而顧宜人之訃聞矣、準舉聲一號、嘔血丹地、策蹇疾驅、望國而哀、入門而慟、復嘔血數升、崩痛慘裂、以不得視含斂止、復聞兄弟之遺孤、有相繼死者、即移疾歸、撫棺而號哭、輒血與淚下、三年苫塊、不内不葷、既免喪從政、未嘗色喜、每逢忌日、即不食哭臨擗踊如初喪、血輒嘔、不可輒、嘔血殫、殫時時神泣、不可藥、竟死、先是端簡公艱於子、夢漢壽亭侯、携二兒授之曰、一爲忠臣、一爲孝子、未

幾舉光祿卿履淳繼舉準光祿以上書杖闕下有直聲而準卒以孝死殆天之所命也邪準以任子歷官南京比部郎所至多政績卒年僅五十壽不究其才世共惜之

孝子王伯化

王伯化慈谿人少績學工文章補博士弟子事父尋篤孝內外無間言父稍病卧晨夕定省行則躡步立則屏氣默伺聲色以進湯藥夜則兀坐床側衣不褫帶者數旬父愈而後即安父以析著事兄弟有違言伯化往返調和務以天機動之父不聽則長跽終日父悟友愛如初已而父死哀毀如禮事母虞視父在婉順有加丙辰孟夏倭夷突入縣治士民老稚倉皇出走伯化腋母出郭外鄉隣有同行者曰賊迫矣曷求活計伯化曰母活我活安用求爲隣人蹊水田亟遁去僕再告曰賊迫甚子母恐不相顧矣僕亦舍去伯化持初心愈堅腋母前母曰子母同死無益汝棘去詰朝可收吾骸伯化號泣腋之如初望賊而號曰吾饋汝金母傷吾母賊方揮刃向母伯化以身承之遂遇害賊見伯化死掠其金不兵

其母而去至隆慶壬申母虞以壽終萬曆丙午督學使者李作舟捐俸立坊以旌之而劉尚璽世龍爲之傳論略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貞之節伯化爲母排戈刃赴戕折其心見矣某於嘉靖間以言得罪家居抱疾以老近有　詔貰前罪更進之秩以旌直實出望外也伯化之事安知後無白於朝者乎書之以附司馬子長不虛美之義

廻川先生朱寅叔陳範

朱陳範字寅叔海鹽人裔出紫陽元末有仕爲海鹽倅者因家焉弱冠爲名諸生喜臨池工詩文詞壇推爲祭酒性極孝父璉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顏舉於鄉當北上璉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策衛衝氷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及範歸而即霍然人以爲孝感伯仲兩兄俱無子範子宜嗣乃并祖

業推與二弟曰弟子皆子也何必子吾子且吾子已成名安敢復求多造物使兩弟抱不均之嘆乎於是兩弟遂擁高貲稱素封而諸阮輩復時時出錢榷子母於鄉之貧戈值歲凶人多不能時償收其券沉於將無有加於人乎乃出已貲代諸鄉人償收其券沉於河姻黨倚以舉火者數十家貧不能葬者輒削扎佐之然未嘗輕以語人曰豈可令受者無色哉邑有寃獄範詣當事者以一言解之受誣者得不死一夜獻五百金爲壽範艴然曰母汚吾耳父母忌辰輒號泣不食如初喪擬營菟裘於墓傍或言乾戍氣重者範潛然曰生且廬此死將焉往泉路無雲望親何所後人遵治命不敢他卜也範生平無疾言遽色溽暑未嘗裸袒易簀之日早起沐浴更衣冠拜家紫陽祠招親友永訣一語不及私惟索筆大書儉用勿貪勉學勿競子孝臣忠弟恭婦順迴老絶筆二十字而逝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郎學顏舉進士官終潛山知縣季學斌字幼恩博聞強記以古文辭雄視一世晚得蹇疾匡坐讀書不輟竟以勤學死詞林士至今惜之

光碧堂

尚寶司卿孫墀

孫墀忠烈公燧之仲子與伯兄都督堪季弟少宰陞海內稱孫氏三賢云墀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爲古文辭然弗事搆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嘆爲倚馬才正德乙卯忠烈公爲都御史巡撫江西罵賊死墀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讐會賊平扶櫬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兎繞廬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因而益著既終制猶服墨衰懇辭取應嘉靖己丑詔下選貢之格督學使者首以墀應計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改尚寶司丞所居綸綍文翰之司刻意著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尚寶司卿先是墀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朝夕承惟靡不竭情墀年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反面老而彌篤及是楊太夫人棄養伯堪以衰年過毀死而墀與季陞扶二櫬歸哀慟籲號屏絕餚醴及封丘寢廬枕塊如喪忠烈公時甫終制而竟以過毀致疾卒蓋墀自己卯之變抱恨

終天、客有語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強顏天地、所欠一死者、爲老母也、故登堂奉母、備極歡娛、退而燕居、哀憤不置、卽閒間發爲詞章、意慘語怛、令讀者酸鼻、宜其以身殉母也、孫之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睦徙姚、道脉儒風、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至忠烈身植綱常、儀表百世、而墀兄弟三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閥云、

龔汝霖曇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幼有至性、年十七、父演病躭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殞絕、殯葬如禮、事母尤謹、承顏順肯、凡四十年、母卒、廬墓寢苫枕塊、日飲薄糜一小器、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潘時循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瘵、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身理之、母久卧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母意所適、輿之游衍、如此者七年、母歿哀、

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之曰潘家兒克盡子道古人之所未見也有司延爲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何兆三

何兆三山陰馬塢里人弟出採薪虎突至啗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餒亦無悔云

戴孝子華

戴華字君寔嘉興人故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欲娶曰吾在民間即汲爨可自任奈何以井臼故舍二親與兒女子處居久之父病家赤貧不能辦饘粥藥餌費乃痛哭奔走市中所以拮据者甚力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櫛沐都廢父卒不起華痛哭仆地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垂白也勉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隣父老見者竊傷之又十餘年母病所以拮据藥餌饘粥費如其父病時而母亦竟不起先是母病華晝夜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閴然無聲戶竟

日不起隣父老驚相與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母傍面覆着床上候其息甚微似已絕者則又大驚急灌以湯藥得稍蘇乃張目謝隣父老曰母死華不獨生何以煩公等復痛哭聞者皆不能仰視隣父老既已無可奈何遂切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徒死無益若即死鬼其餒而於是不得已勉進米日一匊柴毀骨立至無復人色朝夕設奠輒痛哭嘔血三年一日也既免喪隣父老共來相慰且語華曰前子之不肯娶者欲一意以養父母耳今父母既沒所重在祀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子試思其大者遂相與求里中得賢女曰是可以配孝子華遂有室是時華貧甚炊烟屢斷啖粗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上食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涕皆稱之曰戴孝子戴孝子孝子有二子其事華亦如華之事父母云海內諸名家以詩贈孝子成帙而長水項貞之烏啼篇最佳其詞曰城邊月黑烏啼起明星高高啼未已雙翮擢頹尾畢逋啼聲夜慘行人耳東家蝴蝶西鴛鴦汝何單飛不成行白頭一雙向巢墮悲啼繞枝心內傷可憐傷心聲轉迫啼

傍空林無氣力、眼底雙雛自長成、至今尚想烏頭白、吁嗟烏兮汝勿啼、汝今生雛還共栖、汝不生雛枉鳴咽、白頭之烏從汝絕、

虞國賓舜卿

虞舜卿、字國賓、錢塘人、少爲諸生、厭薄舉子業、竟弃去、日以古文詩歌自娛、其於枝射方術書畫多通、而尤篤於孝友、養母及母所愛子代兄漕濱死不怨、酬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甫及下山而壕有蹯跡矣、夜奔視母疾、雙燈自稜引路、人以爲孝感所致、有雜集、握奇經註、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終

傍空林無氣力、眼底雙雛自長成、至今尚想烏頭白、吁嗟烏兮汝勿啼、汝今生雛還共栖、汝不生雛枉嗚咽、白頭之烏從汝絕、

虞國賓舜卿

虞舜卿、字國賓、錢塘人、少爲諸生、厭薄舉子業、竟弃去、日以古文詩歌自娛、其於技射方術書畫多通、而尤篤於孝友養母、及母所愛子代兄漕、濱死不怨、酬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甫及下山、而塚有蹯跡矣、夜奔視母疾、雙燈自移引路、人以爲孝感所致、有雜集、握奇經註、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終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

忠烈

漢

鄭簿任景升光　盧江太守陸季寧康

三國吳

偏將軍董元代襲　丞相張巨先悌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偏將軍鍾離徇

晉

侍中嵇延祖紹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

子浚肇桓寶附

光碧堂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 弟盎妻陸氏附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宋齊梁陳

冠軍長史孔琇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征東將軍張四山嵊

東揚州刺史張彪 弟崑崙妻楊附 廣威將軍卜天與 隊將三子一附

散騎侍郎沈攸之 子文和附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 子雄附

沈茂隆昭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章華

隋

折衝郎將沈光

唐

臨海丞駱賓王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睢陽太守許遠

五代

睦州刺史薛溫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宋

婺州教授胡埜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工部侍郎滕頴秀茂實　項鷄子德
秉義郎許世英瓊　先鋒董伯强公健
陳德固 子岩 肖附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蔣煜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士曹毛叔縝㮚　制置司叅謀黃龍友友
太原府判劉士英 石礪 王稟附　安撫使徐徽言 子岡從 孫適附
縉雲尉詹良臣 子大方 大猷附　青溪尉翁開
休寧知縣鞠嗣復　忠翊郎姜綬 子特 立附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開封令劉夢澤倚友

頴昌守何彥時志同　進士吳樞
雲和柳味道　太學徐宅卿揆
盖縣簿祝公明 子陶 附　通直郎劉平甫晏
司農少卿史徽 子龜年均 年岑年附　鄉貢鄭季厚覃 兄章妻董 孫曾多附
統制姚興　錢唐令朱蹕 何㮚 附
防城保甲於琳　承信郎李彥和靚
右僕射魏南夫杞　衛士唐琦
沈提舉琯　龔生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 子綸 紘附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海州通判戾道子畐　陳提刑壽孫
兵部侍郎應純之　蘄州知州李誠之　妻許子士允　從子士宏附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定城尉張欽甫猶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卒方義附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椿附
通判池州趙卯發　妻雍氏附　建康統制吳從龍　弟從虎附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　弟時中附　霍丘尉徐臘叟梅龜　子尚古附
金部員外吳德洪　弟雄飛附　樊守張漢英
大理丞馮德父驥　弟驌附　吏部尚書劉韙　母解氏　妻林氏附
浙西提刑徐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權知台州王珏　姪賓附　承議郎陳雲翁虞之
史館編校葉德平僩祖　太學徐應鑣　子琦嵒女元娘　劉汝錫附
司農卿杜貴卿澥
王小觀　徐梧叔夢魁　魏亨附
林提刑融　鄭季華采翁　朱天錫附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朝請大夫唐元章　從子良嗣附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進士袁天與鏞
趙孟嵒
吳叔大觀　陳非熊熊三弟三子二姪附
朱吉父光　張軫附　太學林逢龍　弟廷龍友齊應魁附
張哲齋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

漢　共二人

忠烈

鄭簿任景升光

任光字景升，鄭人，爲縣主簿，時海寇作蘗，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揮刃斫之，光奮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出俸，厚葬之，爲之改服。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陸康字季寧續少子褒之子也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民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荐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兵甲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爲郎少子績自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偏將軍董元代襲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身長八尺英烈過人從孫策討平山寇拜別駕司馬策薨事權以平彭虎功拜威越校尉

遷偏將軍從討黃祖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矴上屯千人强弩交發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艨衝間襲以刀斷兩紲大軍繼之遂斬黃祖功第一曹操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其夜暴風襲所督五樓船皆傾衆驚潰乞襲亟出襲厲聲曰將軍令備賊可委去耶義有俱死耳敢言者斬於是莫敢言者船敗襲死權哀痛改服臨殯供應甚厚陸機曰吳大帝之能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與天下爭衡者襲有殺身衛主之功云

丞相張巨先悌

張悌字巨先臨海人少爲諸葛恪所賞由是知名歷官軍師拜丞相天紀四年晉師來伐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衆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游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人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童兒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抶、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連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以見爲晉軍所殺、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也、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廢弛、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子諱自有傳、

偏將軍鍾離昧

鍾離昧、山陰人、牧之子也、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康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不然敵將先入盛以建平守將施績有智略、而不言信陵當城、弗從昧計後晉兵果修信陵城、建平遂危、盛擊腕歎曰、不用昧言致有今日、及晉兵入、昧率水軍臨陳督戰死

晉共五人

侍中嵇延祖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靜居荏

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俊、卻鉄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時於嵇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惠帝復阼、遷侍中、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燕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若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

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岡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嘗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贈太尉謚曰忠穆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二子浚肇桓寶附

謝琰字瑗度安之子也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陌陳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

之迎太守魏顗還郡還討吳興賊丘咄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憂及至郡無撫綏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謀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瑾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頓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諡曰忠肅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弟盎妻陸氏附

張茂字偉康、山陰人、少有志行、爲鄉里所尊、初起義兵討陳斌、郡賴以全、元帝辟爲掾屬、太子衛率、出爲吳國內史、沈克反、茂起兵禦之、與三子同被害、茂弟盎爲太守周札將軍、克害札、盎亦死之、茂妻陸氏、討克以謝朝廷、贈茂爲太僕、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謝邈字茂度、上虞人、永嘉太守鍼之子也、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郤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遇害、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克、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痛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

異之、及遷鎮洛陽、上疏言、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參臣府事、義附必衆、詔聽之、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戮力、因補勁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粮盡援絶、祐懼不能保、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梂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勁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宋齊梁陳　共十九人

冠軍長史孔琇之

孔琇之山陰人、少有吏能、歷尚書左丞、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嘗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深加歎息、隆昌元年、遷爲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王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少事父秀、以孝聞、仕宋爲黃門郎、

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葬隆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赴葬初齊武帝貧薄悰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及卽位以爲太子中庶子遷祠部尚書領右軍明帝簒立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使尚書令王晏示以廢立欲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明聖公卿幾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王琳字子珩山陰人本兵家子梁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佐吏數千皆能識其名姓以軍功封建寧縣侯從王僧辨破侯景拜湘州刺史帝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聞帝遇害乃率三軍縞素舉哀傳檄四方爲進取計陳霸先既殺王僧辨擁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赴乃大營樓船將圖義舉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討琳逆戰於沌口敗之擒安都文育遂克江州及敬帝被弒琳乃請於齊迎永嘉王莊於民間方七歲立爲梁王而輔之舉兵東下與陳師遇琳乘

風舉火擲敵舩風忽逆反燒遂大潰琳乃奉莊入齊齊
以琳爲會稽郡公陳將吳明徹攻齊琳與將軍破胡檗
之破胡不用琳計輒大敗琳單騎走彭城明徹進兵圍
之堰泥水灌城城陷被發百姓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
脯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陳人懸琳首於建康市
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痤八公山側會葬者數
千人尋有壽陽人荀智勝等密送其柩還鄉里

征東將軍張四山嵊

張嵊父穉齊朝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後
遂家焉嵊雅有志操起秘書郎遷湘東王長史還爲太
府卿吳府太守侯景圍建業率兵赴援授征東將軍嵊
曰天子蒙塵何情復任榮號或勸迎降嵊叱曰吾以身
許國有死無二賊劉仁茂下義與遣使說嵊嵊斬其使
遣軍破之景助仁茂擊嵊軍敗執送建業景猶欲活其
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
梁元帝追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

東楊州刺史張彪弟崑崙妻楊氏附

張彪居若耶山中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楊州以爲中兵

叅軍、矦景將宋子僊攻下東揚州、還入若耶山義舉貞陽矦卽位、以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沈泰申進等、共叛彪、彪敗、遂與弟崑崙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一夫名黃蒼、在彪前後、陳遣章昭達領兵購之、并圖其妻、劫來、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映火識之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謂妻楊曰、我不忍汝落他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不辭、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彪謂楊曰、從此而決、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卽殺彪、并其弟首、致於昭達、進兵迎楊、楊便改啼爲笑、謂昭達殯彪殯畢、黃蒼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尼彪起於若耶、興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所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妝飾、楊入室、遂割髮毀面、哀哭慟絶、誓不更行文帝聞之、歎息、遂許爲重異。

廣威將軍卜天與　隊將張泓之　朱道欽　陳淵子伯宗　附

卜天與、餘杭縣人、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太祖以舊將子、使教皇子射、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滅質救

懸弧、劉興祖守臼石並率所領隨之以功、遷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拜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款附、天與不暇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是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闕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擊南賊於赭圻、戰沒、蓋世濟忠烈云、

子文和附

散騎侍郎沈仲達攸之

沈攸之字仲達、武康人、少孤貧、隨從父慶之平雍州蠻、征廣陵、屢有功、歷官散騎侍郎、大明景和間、與蕭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文和婦、及道成遣楊玉夫等弒蒼梧王、立安成王準爲順帝、道成自爲

司空、錄尚書事、假黃鉞、出鎮新亭、謀移宋祚、遣攸之子元琰、齎蒼梧王刳斬之具示攸之、攸之奮然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乃遣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鑰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豈敢捐包胥之節邪、書至、道成洶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留襜角、云是明帝與巳約誓、又得太后手書、即舉兵、妾氏等諫曰、官年巳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兩襜角示之曰、吾豈能忘此、遂將兵攻郢州、爲錄事柳世隆所破、謀還江陵、聞城巳爲張敬兒所據、攸之於是與子文和、俱至華容之櫟林、父子俱自經死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　子雄附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藺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

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
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百疋雄不受詣闕
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
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嗤
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
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弃絶域語忠烈則亦不
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
哀贈書奏不省

沈茂隆昭略

沈昭略字茂隆昭明弟也齊主寶卷慓輕忍虐大行誅
戮中郎將許準勸司空徐孝嗣行廢立孝嗣遲疑召百
官集議將軍沈文季自以老疾不預朝權昭略謂之曰
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
笑而不應齊王知之召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
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使爲破面鬼孝嗣
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甄援其面曰使爲破面鬼孝嗣
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略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
寸不能都盡下官見龍逢比干忻然相對霍光若問今

日之事何辭答之臨死言笑自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沈浚字叔源憲之孫也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並有能名梁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浚曰朝廷恐和好垂貳已密勅外軍堅壁固守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真司直也浚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戰敗嵊與浚俱不屈而死

章華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與施文慶俱掌機密大事刻削士庶毎責闕市之估朝野側目人心思亂華發憤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

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書奏即日斬之士民冤痛未幾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誅之以謝百姓

隋　凡一人

折衝郎將沈光

沈光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居常擘腕以功名自矢煬帝時以材武應徵從攻遼東立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刀接殺數十人帝壯異之以爲折衝郎將江都之難勇氣鬱勃挺戈而前以聞死麾下數百人皆力戰而死無一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唐　共三人

臨海丞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

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不應上
啓陳情詞旨哀愴有李令伯之風調長安令擢侍御史
以武氏卽位數上疏言事因得罪詔獄賦螢火咏蟬諸
篇以見志武氏釋其罪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
去李敬業起義署爲府屬傳檄天下斥武氏罪狀武氏
讀且嬉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
爲之左右以賓王對武氏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
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顏眞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孫其先琅琊人祖昌
任塩官州判卒於治所父必寧遂占籍爲塩官人眞卿
博學工文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
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大旱眞卿辨獄而雨都人呼
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
祿山有逆謀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
儲膽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
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
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

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城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舅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用清河人李萼計與兵六千出程千里之師遂成棠邑之功及賀蘭進明戰敗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眞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卽位拜工部尚書賊益發兵乘虛急攻河北復陷眞卿單身詣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多正議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未行、留知省事、封魯郡公、屬元載建言、羣臣白事、宜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其壅蔽罔上、甚於林甫、言甚切至、載恨之、以他事斥真卿、誹詬、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再擢吏部尚書、楊炎當國、以抗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當是時李希烈陷汝州、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先是盧杞不悅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慢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傳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以須後命、真卿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違乎、至許、欲宣詔肯、希烈使其養子千人、環繞嫚罵、露刃脅之以死、真卿正色抗辭、賊黨奪氣、希烈乃囚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示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爲、遂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號遣使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魯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儀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章景臻至其所積新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僞曰有詔賜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真卿大罵曰然則逆賊耳何詔爲遂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天下稱之者不以姓名獨曰魯公善草隸筆力遒勁世傳寶之

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鹽官人敬宗之曾孫也遠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抜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粮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賊乘勝鼓

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飢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
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
屈死詔贈荆州大都督子玫拜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
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巡遠爲上貞元中復官遠
他子峴大中時圖像凌烟閣初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葉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
自遠分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悉毒備至而遠
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
乎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若死有知當不赦于地下
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衂功業隳敗則
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
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
睢陽凡屬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
曰後死者與賊則先巡死者謂巡叛可乎當時去疾尚
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不可妄
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著辯曰二
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
志使世疑遠畏死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

愛之肉杭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知必死矣遠不畏死明甚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肺臟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自後衆論勿定

五代共三人

睦州刺史薛温

薛温錢唐人有勇力善騎射吳越王弘佐時爲都頭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有所謀議輒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内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而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倧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弘倧得風疾傳位於弘傚於是殺昭券而遷弘倧於衣錦軍弘傚遣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爾以死拒之可也進思請殺廢王弘倧弘傚不許進思詐以王命令温害之温曰僕受命衛王不聞殺王無已必請而後可進思意沮

乃夜令二人挾刃踰垣而入弘倧闔戶大呼溫聞之急率衆入立斃之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者汝之力也進思內憂懼疽發背死弘倧由是獲全溫累官睦州刺史卒謚正獻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臨安人性沉厚知書能文章事吳越王佐爲內都監使佐欲誅程昭悅令昭券夕率甲士千人圍其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未幾佐卒倧嗣與何承訓謀逐胡進思昭券諫不從謀洩難作昭券聞變入衛遂被害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進思後亦悔懼曰我不幸獨害君子

宋　共九十七人

婺州教授胡埜

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青谿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風聞夜弃城遁諸生勸埜避難埜曰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闔

室皆死之事聞贈朝散大夫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梅執禮字和聖浦江人以進士調常山尉遷九域志編
脩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士執
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間親擐甲面爲歎執禮聞之曰以人
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識面爲歎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擢軍器
監丞改丞鴻臚遷比部員外郎進國子司業召試中書
舍人移給事中拜禮部尚書素與王黼善黼嘗招執禮
飲夸示園觀女樂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
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黼
怒以他事出知滁州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
士改戶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緡
有司凡六官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月省浮費三十萬
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皇皇后太子皆出
避用事者沮之消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求金繒以數
百千萬計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等四人哀民力以
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

軍法結罪倘窒其求或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
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
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
不計於金繒何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
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
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儗各杖之百執禮猶爲
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
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
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
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當剖心上報慎
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
范瓊泄其謀故及於難執禮通諸經尤長於易所著有
文集五十卷高宗即位詔贈資正殿學士謚曰節愍

工部侍郎滕秀頴茂實

滕茂實字秀頴臨安人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
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廸出使虜議割三鎮

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酋怒四之雲中欽宗北遷自離都舊臣無敢候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乃作自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畀以奉使黃旛授其友人董詵屬之後事翌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號哭迎拜秸罕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士民見者皆爲泣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自是拘留以憂憤卒時建炎二年八月也三年董詵自拔歸張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其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其詞曰滕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得全臣節以死幸以所仗節旛畀其尸有篆字九葬於臺寺下不必封植萬一從請知死窮徼則爲乞骸骨歸悉如前禱至是浚亦以其事上於朝詔宣付史館特褒錄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節官其家三人

項鷁子德

項德武義人克郡禁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沒德率潰亡輩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殿後俘馘莫勝計賊目爲項鷁子聞其鉦則遁適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聞盡

銳邀德於黃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於城隍廟肖其像而祀之

秉義郎許世英瓊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微時嘗毀淫祠而癘疫息人咸敬之宣和中邑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捍衛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載所乘馬而歸至今廟食於鄉子孫繁衍爲邑巨族

先鋒董伯強公健

董公健字伯强新昌人宣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莫敢當公健慨慷率子弟聚里中萬人馘以紀律遂破賊焚其寨斬首千級境內復安王師討剿西賊檄公健爲先鋒公健藉累勝之威輕視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衆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絕公健度事不可爲呼衆語曰大丈夫寧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歎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

陳德固子岩肖附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虜力戰而死潘良貴哭以詩云黠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關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柱酒與招魂蓋記實也子岩肖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第進士累官吏部右司員外郎嘗使遼還時傳遼主苦風痺又入箭損一目過庭正其妄且勸帝飭邊備歷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寘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忤旨安置黃州及欽宗立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過庭論近日爵命不由勳績及辯宣仁后誣詬又劾姚古擁兵不救太原之罪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弊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淚歎息固遣南仲

昌及城陷過庭護帝北遷因被留不還四年六月卒於燕山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蔣煜

蔣煜僊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指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吳安國字鎮卿麗水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徽宗奇其文擢第二尋召入史館遷考功郎中以太常少卿使金克賀正旦使至接伴館金人渝盟欲脅服之安國毅然不屈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靖康初遣還後知袁州卒

士曹毛叔縝棗

毛棗字叔縝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爲歙士曹睦寇攻城官吏皆遁棗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詎不可去乃攝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卽遣人持獄印繞城以出令上之朝城陷棗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罵賊不絕

卩嬰刃而死妻錢氏弗忍去婦掖其姑又弗忍去卒俱
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

制置司咨謀黃龍友友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資稟豪邁慨慷不羈十五入太學
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
明年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幕下又明年
西鄙侵軼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後幕府
奏功沒永年之實故卹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
之惻然遂加贈謚而友亦免省試遂擢第調瑞安簿權
華陰令政有聲宣和間方臘之亂爲宣撫司幕官攝蘭
谿令寇不敢犯以功命攝婺州兵曹往諭浦江羣盜皆
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器置其前友正
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
帖然遷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
土響應友獨率數千人與之血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
奪路詣京制置矣度宰相李綱皆薦召對欽宗問卿唇
齒何以破裂友以實對欽宗稱歎賚予甚渥進直徽猷
閣制置司咨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二千奪

榆次縣得粮萬餘斛明日大軍進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長歎曰大事去矣追曉兵果四合敵執友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絕口虜怒以腊蠟塗其身倒豎焚之時年四十七贈七官至中大夫官其子若婿八人御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廬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急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有黑子者是汝其識之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太原府判劉仲發士英 存礪王禀附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少篤學年三十一登第調武進刷改温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起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顏相顧潛具海航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條畫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克實明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召對賜章服權

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莅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之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于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粮盡矢竭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時靖康丙午秋九月也年四十五議者以英稟方唐之巡遠云

安撫使徐彦猷徽言子岡從孫適附

徐徽言字彦猷西安人沙之孫也大觀二年詔求材武韓忠彦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授保德監兵政和六年夏人犯邊與吳玠統兵禦之其前軍先掠保德徽言夜半率精騎據險設伏夏人至徽言揮兵突擊擒其酋以功授閤門祗候尋復由銀州入寇命徽言統河西諸將討之夏師大敗七年權知晉寧軍嵐石路沿邊安撫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

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即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遷武經大夫陞安撫使提舉嵐石隰麟府豐等州兵馬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欽宗以凉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覬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刼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麟府豐既弃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誨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廩餉絶徽言屯田並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趍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既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不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廼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鋭欲得晉

寧建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繇澄城趍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陴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以北兵暗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尒於國家無情我於尒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堇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繚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茭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待寖罄鎧仗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痍之餘裒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斮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贇受

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門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略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謹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劒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其冠紱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僞官不即偎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摧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乃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盃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詔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尔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麄很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宣撫張浚與諸使者相繼

以死節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輔曰徐徽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蓋世著忠烈云

縉雲尉詹元亾良臣 子大方大猷附

詹良臣字元亾遂安人敦厚有節操宣和初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臠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子三人後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謚忠節長子大方登進士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封遂安伯食邑八百戶贈太師次子大猷補承事郎官至

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

青溪尉翁開

翁開壽昌人也登政和五年進士宣和二年攝青溪尉方臘寇起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賊而死郡人鄭範爲之傳

休寧知縣鞠嗣復

鞠嗣復錢塘人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耶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吏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略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忠翊郎姜綬 子特立附

姜綬麗水人也宣和中以平睦寇有功補承節郎靖康初金人犯汴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封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

罵之遂被殺建炎中詔官其子特立補承信郎官終寧遠軍節度使以詩鳴有梅山集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夏承字元茂鄞人登蔡襄榜進士第任開封少尹靖康間虜騎入寇京師尹徐秉哲散文楠根括皇族冀俾其全承毅然折以大義峯令諸廂毀其文楠盡散拘繫之人紹興初職文墨者疏列其事時國事方殷褒異未遑逮隆興初詔以承爲忠義之士命史館編錄姓名特贈左朝議大夫

開封令劉夢澤倘友

劉倘友字夢澤青田人登政和進士宰開封有聲靖康金人犯闕受檄爲東壁禪劾官登城按視爲金人所獲脅使降倘友叱罵不絕口死之

顏昌守何彥時志同

何志同字彥時龍泉人元祐進士初校讐麟閣靖康餘虜寇顏昌守臣魯開懼宰相以志同代之至都厲士死戰虜數糾不得逞於是益以數萬騎圍其城而攻之不敵城陷志同委其子女挺身出招散亡將以復戰聞高

宗以大元帥開府濟陽遂率范涓等三十騎赴之高宗見之嘉賞先是志同嘗密啓以南都祖宗興王地請正位號以令天下及移蹕南都復申前奏從之以志同攝大尹時國多難志同艱關赴急後奉身而退其進退可謂無媿矣

進士吳樞

吳樞慶元人登政和進士慷慨負氣以節槩自許靖康初詔募人使金者樞毅然請行既至唯長揖不拜金人欲烹之鼎沸方沸樞攝衣從之顏色無少變金主壯其節遣還

雲和柳味道

柳味道雲和人好讀書行已正大每以節義自持時有寇柳機察作逆逼味道爲主堅誓不從寇怒縊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口占一詩曰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

太學徐宅卿揆

徐揆字宅卿江山人篤學力行以內舍領開封府首薦待試省闈金人至都城揆與太學生數輩上書虜酋責

其敗盟欲迎請二聖不得達翌日撰文自往或謂曰子雙親垂白無位於朝欲以狗國特一簣障江河爾揆曰不然昔燕破齊王蠋義不事燕絶脛而死齊士大夫迎襄王於莒齊之殘民亦感激奮發而田單得以成功今國破主辱可無一士死難揆雖不敏竊自比蠋庶幾天下士奮義而起乃毅然竟至戎帳紿以獻金銀數虜酋見之揆袖出書且讀且詬責之酋大怒揆不屈遂遇害紹興初特贈宣教郎官其弟事及二書竝載之國史

蓋縣簿祝公明　子陶附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蓋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弃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死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通直郎劉平甫晏

劉晏字平甫建德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中率衆數百來歸受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彦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

出一色畫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就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晏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禦寇寇再至晏出舟師迎戰降其衆一千五百人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搗方帳下方大驚却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深入重地方合圍數匝飛矢雨集晏獨奮長刀力殺數十人以援兵不繼死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司農少卿史洵美嶽 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史嶽字洵美鹽官人勤苦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出爲京西運判嶽宗下詔罪已罷西城所督逋賦嶽悉焚其租籍進右司郎中以疾致仕高宗即位復起爲司農少卿建炎三年與黃鍔扈駕至京口俱遇

害後特贈左太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三曰龜年均年
岑年龜年岑年皆官至員外郎
鄉貢鄭季厚覃 兄章妻董氏孫曾多附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於鄉建炎四年金人
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
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貰死覃號泣指所瘞黃
金釵與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拏小舟與其妻董同
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
主祭祀復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
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覃
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
董秦國夫人
統制姚興
姚興舊名叔興新城人有勇力善武藝為統制官隸王
權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入寇兵至和州尉子橋興以
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羣刀斧自衛殊
不援興興殺虜數百以援不至而沒朝廷為之立祠以
表其忠寧宗朝復加追贈龍襲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

錢塘令朱蹕 何㮚附

朱蹕、安吉人、登大觀五年何㮚榜進士第、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將窺臨安、蹕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弃城遁、保赭山、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被害、何㮚歸安人也、靖康中、從徽宗幸金營、不屈而死、遺詩云、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臨大節而不奪、至今猶凜凜有生氣、若㮚與蹕、可謂不負科名者矣、

防城保甲於琳

於琳、蕭山人、爲本州防城保甲、建炎初、陳通叛、琳從浙東安撫討賊、戰敗被執、賊欲刺其面、强降之、琳罵不屈、賊衆攢射矢、着如蝟毛、罵不絕口死之、

承信郎李彥和靚

李靚、字彥和、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

舜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咕嗶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人犯境、靚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其酋、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部曲奔潰、靚大呼曰、今日是我報國之日遂矐馬陷陣死、年三十二、

右僕射魏南夫杞

魏杞字南夫、鄞人、舉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縣有能名、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尚書、使金國行次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爲動、卒奉禮幣以往、當是時與隆議和、改君臣獻納禮、孝宗以緘書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上曰、國書封縢、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卒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上大悟、始盡言書旨、初上之不言者懼杞畏禍、辭行耳杞至金、金主果怒、絶飲食以困杞、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言和時不同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

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卒、謚文節、

衛士唐琦

唐琦、臨安衛士也、高宗航海、琦以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是、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亭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沈提舉琯

沈琯、德清人、仕爲燕山府提舉、金虜犯邊、爲郭藥師所執、以兵臨之、終不屈、虜壯之、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首陳虛實、乞邀擊之、不用、著南歸經世二錄以攄忠憤

龔生

龔生、上虞人、伉健有智略、建炎中、金兵渡浙江次上虞、所至焚掠、民皆竄山谷、生獨奮臂、諭其里人李氏伍氏

郭氏曰虜將屠吾邑吾屬雖力不敵有死不可去遂募民之果悍者得數十人迎縣令丞佽險自固分署隊伍整兵環向以待之虜至出其不意駭衆先登嶺嶠挼石擊之且率衆薄虜虜驚却斬其將殺傷甚衆生亦戰死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　子綸　紘附

梁總字貴全西安人丰姿端靖以明法擢廷評時有欲入人罪者總堅執不見聽乃求去爲淮西檢法守曲江以薦召丞大理稍遷少卿孝宗稱其忠正廉恪出爲浙西憲平丹陽盜捄嚴陵荒入爲廷尉晉戶部侍郎使虜出國門孝宗晏駕總即衣黲渡淮虜逼之易服總毅然不變虜燕必張樂至其庭必簪花講射總皆移文豫辭之持弗從就館則扃其戶絕不通燕之日又脅總總曰有死耳國喪不卹而以非禮相加豈通好之誼耶虜嘉歎之悉如所請既還上受內禪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奉祠告老歸子綸自戶部郎爲成都憲紘守融州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進士累官廣支郎兼國史院編修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犯仁廟嫌諱甲力請完

顏更名脩還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已遣使獻四州於金金立曦爲蜀王以重兵壓大散關曦陰撤蕃關卒甲時在漢嘉聞變告急於朝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使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攸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故事欲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叅知李璧告變曦僭王位甲即去官朝廷久乃徵聞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神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命吳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命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狀公論快之除甲宣撫使金自鶻嶺關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金知有備引去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安丙所增田土茶鹽諸稅一切報罷邊民感泣未幾卒

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割股以進、生平常謂
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
宗詔諡清惠、

海州通判庑道子冨

庑冨字道子、樂清人、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
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
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南府計議官、李嵒壽據山東、突
出漣泗、冨率衆、鏖戰城下、死之、闔門遇害、太學生三十
一人、疏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諡節毅、仍立廟其鄉、

冨所著有霜崖文集、

陳提刑壽孫、

陳壽孫、遂安人、以進士教授台州、會新太守初視篆、乃
丞相丁大全黨也、至謁廟日、壽孫屬言曰、昔冉求爲季
氏聚斂、聖人尚欲鳴鼓而攻之、太守乃丁大全聚斂之
徒、烏可升吾夫子之堂哉、守聞之、遂解印去、後直龍圖
閣歷福建提刑、貪吏聞風畏慴引去、未幾入覲、與賈似
道爭鹽法被劾歸、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遂安白岩橋
禦之、取民居扉戸床卓、累以爲柵、兵至民潰散、遂被執

元將欲降之、嗔目叱曰、我大宋憲臣、乃從尔胡邪、因厲聲曰、何不速殺我、遂四於獄、邑吏或戲之曰、提刑亦下獄邪、壽孫叱之曰、吾志尚欲斬賊、配吏顧力屬耳、元將壯之、命繆死獄中、

兵部侍郎應純之

應純之、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授業孝亭之門、登嘉泰三年進士第、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補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密請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時相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効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墜兵部侍郎、秋八月、金人入寇、力戰死之、

蘄州知州李茂欽誠之　妻許氏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舉鄉薦第一、慶元初釋褐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蹦蘄、勢如破竹、時誠之巳逾淛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逆擊十里外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俙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略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尔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略盡引劍自剄時年七十、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賜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士宏承務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護喪歸葬於縣東七里東山之原、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楊九鼎字叔鎮、錢唐人、以父任入官、帥襄漕夔有善政、後易利漕、帥天漢、虜劫大散關、九鼎先驅駐河池縣、復大散關、又復皂郊、殺僞帥完顏阿璘、虜大憤、益發兵至

九鼎死守清野原除太府少卿總領蜀賦時郡統吳政戰沒麾下兵潰虜據漢中擣大安軍九鼎檄張威何進勦虜於三泉匹馬不返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嶺復叛帥聞變即遁有勸九鼎遁者答曰九鼎有職守不可去賊至遂遇害後宣閫戮叛卒奏九鼎以死守職乞厚加卹典以勸盡忠詔贈五官至朝議大夫官其子三

定城尉張欽甫愁

張愁一名景說字欽甫嵊人紹定四年爲定城縣尉攝麻城縣事適虜攻破沙窩關深入麻城兵不支被執欲脅使降愁曰吾氣吞若曹顧力屈耳吾從汝爲不義耶遂遇害事聞贈通直郎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卒方義附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也爲太平縣倅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詈之知縉遂引蒙古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孤八歲禮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淳甫洪武中以賢良薦仕至監察御史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椿附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有權貴者擬牒薦之以示震震納之篋中既而干震以事震手還其牒封題如故其人大愧咸淳中由大理司直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時江東大旱糴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糴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擒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典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略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邪立斬元使堅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且盡都提舉鄭益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盡殺爾賊乃降爾邪遂與其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尸以葬贈華文

[illegible]言[illegible]介立廟賜額褒忠官其二子

通判池州趙漢卿卯發　妻雍氏附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上舍登第歷官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弃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粮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歸降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耶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

其墓而去

建康統制吳子雲從龍弟從虎附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絶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諭降、終不屈死之、後立廟維揚、賜額褒忠、其弟從虎、官至武經大夫、淳祐間翰林學士應鏞奏言從龍有晉解揚漢路中大夫之節、請賜謚咸淳中、史館檢閱黃震乞立傳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弟時中附

朱光字不塵、麗水人、紹定三年、登進士第、尉襄陽、攝均州錄事、端平丙申、均倅北人王用吉以城叛、光諭之不從、責之又不從、遂死於難、朝廷旌其忠、贈通直郎、官一子、勅曰、徃歲北人以均城叛、爾光攝郡決曹、責以忠孝、遂遭執縛、斃於刀鋸、後三年、職兵鈐者、始白其事於朝、有司考閱銓籍、龍飛榜進士也、嗚呼、尔死得其所、若朕之、盡傷何贈以京秩、錄其遺孤、庶使忠魂無復遺恨、弟時中端平二年進士

霍丘尉徐臞叟梅龜　子尚古附

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警敏剛介、不事阿徇、登進士第、

授安豐軍霍丘縣尉、端平三年、蒙古兵犯境、梅龜親率土人王鎧等扎寨安陽諸山、隣境亦賴以安、嘉熙元年、蒙古兵又至、梅龜身先士卒、戰勝俘獲甚衆、次年春、蒙古大舉入寇、梅龜與戰不利、顧謂其子尚古曰、彼衆我寡、我知之矣、委質爲臣有死無二、汝其行乎、尚古曰、大人既能死忠、尚古豈不能死孝、乃轉戰益力至黃家渡、皆遇害、淮西制置以聞、理宗震悼、贈宣教郎、知霍丘縣事、官其一子、汲古進武校尉、尚古贈承信郎、亦官其一子、肅進義校尉、梅龜夙以文名、舉筆立就、嘗著春秋指掌圖若干卷、行於世、

金部員外吳長翁德洪弟雄飛附

吳德洪、字長翁、淳祐九年進士第、歷官金部員外郎、遇事慷慨、與時多忤、元兵入臨安、抗節而死、弟雄飛、字次翁、秀整端重、與兄齊名、亦登景定三年進士、累官太常寺簿、夙與李芾友善、以忠義相許、國亡募兵赴難、時論痛之、

樊守張漢英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吕氏女、及請期、吕以女雙瞽辭、漢

英曰聘時無恙而今喪明命也遂娶之咸淳間勅守樊城爲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漢英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荆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泅者被獲於是郢荆之路亦絶又求得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出衆俾爲都統二將又相繼爲元兵所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將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鋭師薄樊城漢英死焉

大理丞馮德父驥 弟驌附

馮驥字德父富春人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以進登景定進士調安吉武康簿有聲累遷大理丞時元兵下襄樊募豪傑爲戰守計驥被薦協張濡守獨松元兵來攻殺其渠帥元將益兵搗之濡遁驥與弟驌力戰死贈集賢殿修撰

吏部尚書劉聲伯黻 母解氏妻林氏附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試入太學時大全方爲

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及大全貶黻還太學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拜監察御史益以風節自勵遇事敢言改正字丁父艱去服闋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召拜刑部侍郎進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位於是黻托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及羅浮憂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

浙西提刑徐伯謙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徐道隆字伯謙武康人以父任入官歷潭州判官荊湖制置使遷浙西提刑榷治安吉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害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於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俱遺書誘道隆使降道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知州事趙良淳知不可

爲乃具公服自縊死道隆率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鎗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瘞之艦中守者少怠赴水死越三日宋亡

司農卿杜貴卿滸

杜滸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時天祥奉詔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滸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滸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滸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羹以餉天祥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蓼篠中兵入索之擒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滸單步從至高郵復由海道以達永嘉間關危險走數千里所以衛護天祥者無不至毎扼腕國事輒與天祥涕洟相對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而授

游司農卿、空坑之敗被執不屈、憂憤死

權知台州王珏　姪賓附

王珏僊居人、咸淳進士、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濟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赴洋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服珏衣冠、甘自殘以全珏遺體、

承議郎陳雲翁虞之

陳虞之字雲翁、承嘉芙蓉人、登咸淳己丑第、初授揚州教授、改淮東帥幹、歷官廣王府記室參軍、積階承議郎、元兵至溫、虞之率子姪鄉人千餘人、登芙蓉巖、誓以死守不降、元兵攻巖、累爲所敗、越二歲、始克下之、乃盡以家貲犒巖隙中、遂自刎死、子姪妻孥及鄉人死者八百餘人、被虜者五十餘人、遠近聞其事、莫不爲之隕涕、

史館編校葉德平傅祖

葉傅祖字德平、樂清人、尚氣節、有家法、辟史館編校、晚年退居教授、聞元兵渡江、謂子弟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至元丙子冬、兵至、即具衣冠望闕拜躍入所居楊樓水中

太學徐巨翁應鑣 子琦崧女元娘友劉汝錫附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恭帝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篋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窺之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滅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即位於閩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錫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王小觀

王小觀瑞安小溪人自小有大志善樂每以忠義自許年方弱冠元兵至温竟抵瑞安陶山陶山去小溪餘三

十里小覩聞之乃悉傾家財召募勇敢者千餘人出陶山迎敵彼衆我寡退入小溪元兵追之力莫能當遂被執不肯降臨刑罵不絕口而死

徐梧叔夢魁　魏亨附

徐夢魁字梧叔壽昌人領貢籍而宋祚適亡欲圖恢復潛集子弟兵三百餘人與開化魏亨同應陳宜中至信州兵復潰敗又聞丞相文天祥被執北去痛哭撫膺其謀遂寢既歸築室璩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不起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姓曰吾家宋臣也墓題宋林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祿言訖而歿

林提刑融

林融青田人仕宋爲提刑痛宋祚淪亡潛歸九都牙陽起兵興復兵敗被擒送燕世祖義而釋之融歸復起兵元遣參政高興來禦力屈死之

鄭季華采翁　朱天錫附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屢試不第居家學兵法宋祚將屋忽然有拯之志元兵圍臨安倡義勤王郡人朱天錫等應之收集鄉兵勒部伍習騎射義

光碧堂

聲感激人皆效死未幾臨安失守兩宮北去元將唆都
陷建德安撫方回迎降遂犯白沙渡采翁率所部力戰
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陳自中字與可宋丞相宜中母弟也好學善屬文頃刻
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
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
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閔食盡援
絕士卒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妻楊氏三子一女俱被虜幼子隨少常入西蕃爲僧名
輦眞吃剌思

朝請大夫唐子煥元章從子良嗣附

唐元章一名大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爲文思院
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興復
官機溫州砲手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
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
柜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
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

援不繼、戰不利、將趍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下、

軍噐監簿趙平甫良坦

趙良坦字平甫、孝宗諸孫也、寶祐二年進士、知永嘉瑞安福清、並以廉介名會二王走閩中、檄良坦以軍噐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中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媿於心守節二年不屈於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吾今唯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速求一死、遂欣然就刑、

進士袁天與鏞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遨於春秋、登咸淳進士第、以父憂未卽仕、國事日蹙、鏞竊歎曰、生爲宋臣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伏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爲宋國臣足矣、居三月、元將遣游兵十八騎駐鄞西山之資教寺、鏞奮然往、諭以大義、且肆言曰、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死轉

鋒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日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擒元將奇其才脅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戮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胡也元將怒縱火燎之鬚髮殆盡齒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趙孟嵒

趙孟嵒山陰人福王與芮之從子也元兵入臨安孟嵒謀舉兵於越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之孟嵒詬曰賊臣負國共戴祉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孟嵒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以使孟嵒至此杭人莫不隕涕既死雷霆晝晦者久之

吳叔大觀　陳非熊熊弟虎附

吳觀字叔大新昌人嘗爲稽山書院山長與邑人陳非熊皆業儒有氣節元兵入浙東恭帝北轅檄報相對慟哭即與協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固守力戰而死非熊弟羆彪虎子圭塾姪播坑數十

輩皆被害惟子壎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難屏居讀書後至元十四年癸寇掠新昌邀擊陳宣慰壎率宗人赴援聞宣慰被殺憤激決戰皆殁於敗兵嶺可謂世濟忠烈云

朱吉父光　張軫附

朱光字吉父諸暨人明經敦行元伯顏下江南遣裨將上官綦招撫浙東至縣光與同邑張軫等率鄉民抵禦光被執口占曰生爲大宋臣死爲大宋鬼一片忠義心明月照秋水賊怒以火燃之三日始絶軫亦不屈而死光嘗註西銘人多佩誦云

太學林慶雲逢龍　弟廷龍齊應魁附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齠齔知讀書爲文有奇氣少游郡庠尋以胄牒補太學與同舍齊應魁等上封事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賈大怒削其士籍抑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寶嚴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秀王趙與擇道元將知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迫之登舟入城逢龍攘臂怒罵以腹觸其刃而死弟廷龍字雷發勤苦讀書與逢龍同游太學亦

被執不屈而死

張哲齋

張哲齋臨海人遺其名文丞相天祥偕泰和胡文可太平呂武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約舉義兵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入寇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恠我爲遂遇害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終